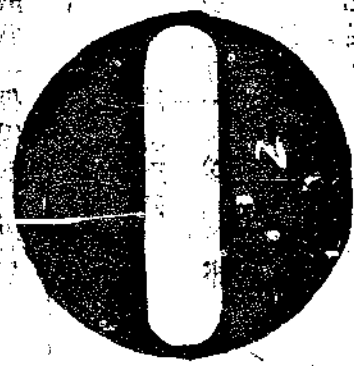


西 部 文 抗

創刊號
(目錄)

月刊

郭沫若先生爲本刊題辭	梨園(小說)	爲祖國而歌(詩)	在皖南前線通訊	「老K」漫畫	國防的堡壘(詩)	戰鬥吧祖國(隨感)	洪流(小說)	伊爾布倫(長詩)	血腥的日子(隨筆)	奇蹟(封面版畫)
斯因	宋寒衣	馬成鵬	又雲	寒衣	雙江度	李子華	斯因	憶因	Y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一日
 定價：每冊五分
 編輯人：憶因
 發行所：江雙
 出版者：西都文藝社
 地址：成都光華街八十七號

郭沫若先生為本刊題辭

郭沫若先生於公務頻繁之際，猶親為本刊題辭，足見郭先生愛護本刊與愛護文藝工作者，無微不至。本刊同人除向郭先生致極誠摯之敬意與謝忱外，特將郭先生親筆原稿，印製成版，以饗讀者，並為中國作家勸勉。

編者

韓寒之云「業精於勤，荒於嬉」，這對於文藝作家不失為一個最有利益的箴言。作家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嬉怠，而最必要的是勤

韓寒之云「業精於勤，荒於嬉」，這對於文藝作家不失為一個最有利益的箴言。作家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嬉怠，而最必要的是勤

的毛病是嬉怠，而最必要的是勤勉精進。歐美的大作家皆精於寫作，而記日記一項，

的毛病是嬉怠，而最必要的是勤勉精進。歐美的大作家皆精於寫作，而記日記一項，

的毛病是嬉怠，而最必要的是勤勉精進。歐美的大作家皆精於寫作，而記日記一項，

的毛病是嬉怠，而最必要的是勤勉精進。歐美的大作家皆精於寫作，而記日記一項，

的毛病是嬉怠，而最必要的是勤勉精進。歐美的大作家皆精於寫作，而記日記一項，

的毛病是嬉怠，而最必要的是勤勉精進。歐美的大作家皆精於寫作，而記日記一項，

的毛病是嬉怠，而最必要的是勤勉精進。歐美的大作家皆精於寫作，而記日記一項，

郭沫若先生原稿真跡

勉精進。歐美的大作家大抵以寫作為日常課程，即記日記一項，亦多勵行不怠。中國作家能够這樣的，據我所知道的，實在是很少。寫、觀察、自我批判，這樣的習慣如不養成，是很難成爲一個優秀的作家

沫若題

廿八年一月一日為「西都

文藝」書此，於重慶行都

張家花園。

廿八年七月一日為「西都文藝」書此，於重慶行都張家花園。

梨園

斯因

鍾榮盛從鄉公所回來的時候，頭是低垂着，臉色灰白而沉鬱。顯然他像是從那邊帶來一種失望和悲苦的深愁。

妻子看見他這樣子，立刻停止了她的
工作，她是正在預備着他們的午餐，這時她急速的走到丈夫的身邊，關切而且憂慮的向他問道：

——怎樣了？他們一點都不能退讓嗎？

丈夫沒有回答她，祇是深深底嘆了一口氣，便坐在一把竹椅子上面，用兩隻手支撐着他那低垂着的頭；眼睛不轉瞬的凝視着地面。

妻子更焦慮起來了，她繼續追問着

——你快快說吧！是不是他們都不能講點情面呢？

——唉！如果他們肯講情面，也不致使我這樣，我現在真焦急得很。丈夫開始說了，又連連嘆了幾口氣。

——焦急也是沒有用的，終得再想法子看。妻子帶着安慰的口腔對丈夫說：你在先怎麼對他們說的？

——我什麼好話都向他們說交了，祇要我想得到的；差一點我還沒有向他們下跪。丈夫說時，從他那悲戚的表情上面也略略顯露着憤慨的神情。

——難道他們都是畜牲嗎？他們不是吃米長大的嗎？

——畜牲？他忽然斷了下來：如果他們是畜牲，那就好了，他們簡直畜牲都不加。

這時，鍾榮盛顯然十分憤怒了，似乎他那已經積滿了的一肚子的悶氣，也在這個時候一齊爆發了。他不住的在屋子裏走着，臉色非常難看。因此，她不敢繼續往下面說，祇是用她那憂鬱的憂鬱的視線，一直釘住他，像又要落下淚來。因為她懂得他的脾氣，他是從來都不會這樣憤怒過的，除非被迫着萬不得已的時候；現在他誠然是出於萬不得已而使他變成了這個樣子。他心裏十分的難過。

——哼！如果要使他們比爲畜牲，那簡直把畜牲都侮辱了，畜牲倒是很安分的。他繼續咆哮着。

——你安靜點吧！你安靜點吧！她用着她那極可使人心動的聲調懇求他。

經過一度盛怒以後的鍾榮盛是漸漸地安靜下來了。他仍舊坐在那把竹椅子上面，忽又深深底嘆了一口氣，然後，用兩隻手支撐他那低垂着的頭；他現在的態度又變得那般沉寂的，可憐的，重新使他追尋着因爲失望而給予他的深底底愁怨。

妻子不知道怎樣來安慰她的丈夫

，她心裏非常痛苦，同時她又想起那些安排於目前的——如果家庭中一旦發生了任何意外變故，那是怎樣令人可怖的——不幸事件，不由使她心頭一悶，喉嚨梗塞着，黃豆般大的熱淚也不自然的從眼眶裏滾了下來。但他不得不私自強制着，因為怕她這種傷感的表情被丈夫看見，假如給他看見了，難免要增加他更大的痛苦；他現在已經够痛苦了。雖然，就是她自己也是那個樣子。

整間屋子都被這悲哀的空氣籠罩着；不住的吁嘆着。

正在這個時候，四歲的咪兒從外面闖了進來，邊走邊嚷着：

——媽媽！我餓了，我要吃飯！

於是她勉強顯着愉快的樣子，把咪兒牽到身邊，並且想趁此機會突破他丈夫和家庭間的悲哀。

——你到爸爸那邊去吧，我去做飯給你吃。她說時，又把咪兒牽到丈夫的面前，她就回到爐灶那邊去了。

聰明的咪兒似乎也發覺他爸爸今天這樣子與往常大大的不同，往常他從外面玩裏回來，爸爸總是很高興的把他抱在膝頭上，撫摸着他那撮留在頭頂上的小髮，或者輕輕地敲打他那露在開襟褲子外面給泥糊弄髒了的小屁股；

——今天你又到什麼地方去了？你——

為祖國而歌

宋寒衣

我要放開歌喉歌唱，
歌唱祖國的新生！
恥辱的日子從此你去吧！
誰還敢說我們是沒有抵抗的奴隸？

抗戰的炮火，
粉碎了我們身上的鎖枷，
是一隻脫囚的獅子，
你聽，這雄壯的怒吼！

五年的血賬，
要在這一次算清楚，
四萬萬五千萬顆
曾被人呼叫過奴隸的頭，
從此，要在地球東亞的
國土上抬起！

定又在那裏弄泥巴玩吧？一身弄得這麼髒的。

我是在隔壁王伯伯菜田裏捉叫雞

下次不准再在地下爬來爬去，娃兒是要聽話的，不然我不喜歡你了，

快到媽媽那邊去，要媽媽給你洗乾淨。

咪兒跑到媽媽那邊去了，邊走邊喚着：媽媽！媽媽！給我洗皮股，爸爸說的。

可是，咪兒心想：我今天並沒有爬在地下玩泥巴，為什麼爸爸這樣不高興呢？

於是他那幼小的心，也有點疑惑和憂懼起來了。自然，他是不會知道大人們的心事的。大人們時常都在想什麼心事。不過雖然他是那樣的年幼，他也看得出大人們的各種表情來，他猜想他爸爸今天一定在想些什麼不高興的心事，連他也不去理睬了。

咪兒雖是這樣的疑惑着，憂懼着，但他那可愛的天真隨時都是那樣爛漫的流露着。他伏在鍾榮盛的膝頭上面，那個小皮股又露了出來，兩隻腰子便高高的向上面翹起。然後他站着，望望他爸爸的臉色，他見爸爸仍然是那樣沉默的，像是沒有注意到他，也不說話，於是他用着全力的

把他爸爸坐的竹椅子搖動着。最後他便又依偎在鍾榮盛的懷裏，用兩隻小手去抱住他的頸子，或摸着他的臉和嘴，同時又輕輕的叫喚：

爸爸！爸爸！

鍾榮盛像是已被咪兒這可愛的天真喊醒了他的靈魂，重新給予他一層希望，他現在又須在何不幸的環境之下繼續生活着，咪兒就是他生活上的重要發現。他是把一切悲苦都暫時擱置住，開始注意到咪兒了，把咪兒抱在膝頭上，撫摸着他的頭髮。

咪兒快活的在鍾榮盛的膝頭上跳躍着

我今天沒有玩泥巴了。

你很乖的。他開始同咪兒說話了

我是到我們的梨園裏，咪兒很作勁的向他爸爸報告着：我看見樹上堆滿了的梨子，都有茶盃那樣大，嚇！真好看。

過了一會，咪兒又用他那尖銳的小嗓子喚道：

爸爸，你允許我今年多給我兩個梨子吃嗎？

鍾榮盛點了點頭，表示允應咪兒的要求。

吃飯了呢，妻子在喚：咪兒，你

鍾榮盛和他的妻子咪兒剛剛在吃飯，
既吃過一半，鄉公所的何幹事走了來，對
鍾榮盛說：

鄉長的命令，要你趕快把你自家
的事情儘這幾天內料理清楚，恐怕過幾天
就要出發呢！

鍾榮盛聽了何幹事這話，並沒有增加
到若干程度的駭異，因為他似乎已經料到
，這件事遲早不能避免的，所以他現在
仍舊顯得慢吞吞地在慢慢地吃飯。可是他
的妻子呢，却驚慌得好像遭遇到什麼意外
的幹事說些什麼話，但何幹事祇是那麼說
了一句話就匆匆的走去了。

怎麼辦呢？事情就這樣子決定了
嗎？這是多麼使人焦心呀！

妻子急得在屋子裏穿來穿去，用拳頭
擊着自己的掌心。她又回到她吃飯的位子
上坐下，但她這時已經不想吃飯了，祇是
用着她那充分顯露着她的焦心和悲苦的眼
光望着他丈夫，並且帶着顫動的聲音對他
丈夫說：

是不是沒有法子可想了呢？是不
是……

唉！丈夫也停止了用膳，嘆了一
口氣：我想沒有什麼法子可想了。

我不相信，妻子忽然堅決的說：
我想他們無論如何還是父母生的。他們也
有寶貝，我要親自去見鄉長。

沒有用的，他說：鄉長已經對我
表示過，他的態度很驕傲，我們的話他似
乎沒有聽見。

難道這樣說來你必須……

咪兒怎麼辦呢……

妻子說時，在她臉上又似乎蒙上了一
層絕望的哀愁，他望着咪兒，不禁使她暗
暗地嗚咽起來。

媽媽！我吃饱了，……

我沒有生氣呀！她對孩子說：
我在先還看見你臉上有眼淚咧

她用衣襟在臉上揩了一揩，勉強顯出
笑容來：

現在沒有眼淚了吧！
是，沒有了。咪兒又很奇怪的問

他母親：在先何幹事爸爸到那裏去？
爸爸不到那裏去。

我聽到了，你騙我。
我沒有騙你，母親說：你到外面

去耍吧！
嗯，咪兒一面放下了凳子，一面

繼續為他自己的問題解答：如果爸爸要到
縣城去，我要爸爸給我買頂新草笠回來！

爸爸！你答應給我買頂新草笠嗎？要小
的，因為我是小的。

鍾榮盛又不得不回咪兒周旋了。他是
他們唯一的可愛的孩子。

——你到外面去耍吧！我答應給你買
於是聰明的咪兒快活得一跳一躍的跳
出外面去了。

這幾天來，鍾榮盛夫婦的那種悲苦的
心情往往也因為這可愛的孩子而破裂，
給予他們一種安慰和希望；或者又因為有
了這可愛的孩子而增加他們無限的悲感。
他們現在也就如此。當咪兒快活的跳出外
面去了的時候，她那曾經一度因為咪兒而
抑制着的悲苦的心情又重復激盪起來，甚
至又比在先還要慌亂和焦急的心神越發的
不安寧了。他那從心際裏湧出來的熱淚，
重新洗滌着他的兩頰，喉嚨裏在抽噎着

你……你無論如何要想法子
……你不能離開我們，爲了這孩子：

可憐的鍾榮盛是沒有方法使他忍耐了
。如果他是可能的話，他必須立刻結束鄉
長的性命。他認爲鄉長將是送他們幸福
的唯一的大仇人，在他們幸福的家庭中間
，永遠是一個可咒的惡魔，然而，當他想
起他在鄉公所聽了鄉長的那段嚴峻的訓話
以後，他又覺得自己沒有理由可以反對他
。鄉長是怎樣對鍾榮盛說的呢？

——我素來都認爲你是很能幹的人，
鄉長說：你不能這樣的糊塗，要知道你爲
國家服務是無可推諉的正當任務。尤其在
這國家正是需要你的時候，你必須絕對勇

在皖南前線

XX兄：

五月份的光陰，算是在行軍和待命中消磨過去了，直到六月二日和全體同志到總師部，現駐安徽至德縣隱山坂，這是個十足的鄉村，什麼東西也見不着買不着，頭髮長了找不到人剪，每餐吃的都是豆腐和肉，每天如是，無法掉換花樣。

我們在這裏，雖是担任政治工作，實際上自信是在和士兵共甘苦；我每天二分之一以上的時間，都是和士兵在一塊的，因此和士兵們的感情，非常不壞。除了對士兵作政治訓練的工作外，我每天還寫幾日文字，這是將來對敵宣傳和塞開俘虜用的。與我在一團團部工作的同事，是軍校特訓班畢業的，和我是先後同學，在人事上，可以說決沒有甚麼問題。

皖南，我們以前曾經去來多次，但是沒有留心牠的風俗。這次我帶了一批人去清查戶口，發現了很有趣的地方，譬如說一個男人有幾個女人，同時一個女人也有幾個男人。生了一兩個孩子才出嫁的，也時有發現。這雖然覺得好笑，但也有平等的風味，而且還有點近乎歐化！

妓鄉的扶桿橋子和滑竿，這裏非常盛行；這一方面是因爲皖南交通路線破壞了十之八九，現代交通工具無法使用，以致滑竿轎子應運而生；另一方面則是因爲此

敢的接受國家的命令。如果你偏會在這個時候借故逃避兵役，那是犯法的，凡是犯法的我都行使我的職權，予以嚴厲的處罰。

不過我的意思如果暫時可以緩役，鍾榮盛帶着哀求的口吻對鄉長申訴，我並不是想逃避的。

這不能說是你的理由。鄉長說：你應該明白你這種理由除掉證明你硬想逃避以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你是怕死嗎？好的，這我倒有辦法，如果你真的爲了心裏想借故逃避兵役，那麼你一定死得更

不，不，我完全不是這樣想法，我沒有這個念頭。不過……：……：……：求求你，鄉長，我一家三口，全靠我生活，我不能把我的妻兒丟在家裏挨餓；你憐憫一下吧，鄉長，我懇求你……：……：……：滾開！你不識好的東西，好好的對你說你却聽不聽，你要吃苦頭了吧？鄉長顯然惱怒了。

可憐的鍾榮盛祇好垂頭喪氣的回到家裏來。當時，他覺得非常氣，就是現在也是這樣恨不待一掌把鄉長打倒在地下，用兩隻手緊緊地扼住他的喉嚨，以致生活地

把鄉長扼死。但是他想了轉來，甚至對鄉長的話是善意的思索，他便又覺得鄉長的話是對的。現在國家到了這步田地，人都應該自動的上前線去殺敵才對，何況

自己還是政府的命令抽派的呢！他也知道國家是至上的。他不能只顧自家的幸福忘記了國家，做一個天下的大罪人。『我會怕死嗎？我是想逃避兵役的人嗎？那真是笑話。』的確，他雖是一個沒有受過城市教育的『鄉下佬』，他雖是一個沒有什麼知識的粗人，但是對於愛國的熱誠，並願落人之後。至於說鍾榮盛怕死，那更冤枉他了。譬如說，幾年前國軍同土匪打仗的時候，他也曾勇敢的參加火綫幫助國軍做工作，這便是一個明證。現在鍾榮盛越越興奮起來，於是他的心裏也越見明朗。不過他始終覺得，鄉長的態度太驕傲了，太使人討厭。

假如鍾榮盛是沒有家庭負累的話，假如他的妻子不是那樣溫良賢淑，假如咪兒不是一個天真爛漫活潑可愛的孩子，也許他不待政府的抽派和鄉長的訓誡，他已經早上前線去了也說不定。或者也不致於使他這樣，整天像是在悼亡似的沈浸於悲苦和絕望的深愁之中，不斷的唏噓感嘆着。他已是好幾天沒有到國裏照顧了。

過了一會，妻子把爐灶和飯具都收拾好了，換上了一些比較乾淨的衣服，似乎準備要到那裏去。

你要到什麼地方去嗎？他問妻子。——我們總要想辦法子才好，妻子說：你就在家裏照顧照顧吧！娃兒不知道什

地(整個戰區)大多數是四川隊伍，他們爲了傳播文化，大事提倡，所以在以前從來沒有在這一帶出現過的交通工具，就漸漸的風起雲湧了。

第二期抗戰，我們需要，政治重於軍事，但這樣一來，我們担任政治工作的人員，無形中成了敵人的眼中釘了。據情報，敵人捉住我們一個政工人員，是三百元的賞金，捉住一個軍官，才一百五。記得以前在別動隊的時候，共產黨曾經出過三百元，現在倭寇仍然肯出這個代價。可見幾年來的作政治工作，身價還沒有打折。

這一帶距長江最遠不到八九十華里，近的只有四五十華里，每天都可聽到射擊敵艦的砲聲。但是一般民衆，已經見慣不驚，還是安心在努力生產工作。

本師在最近一個月內，射中敵艦，已有五艘之多。

四川的健兒，在平時的表现，好像是第二師當，然而打起仗來，却陰倒捨得拚命；譬如前次攻佔楊家山，那就是硬拿上來的啊！

馬成鵬

麼地方去要了。我一下子就回來的。

她走出門外，站着向四邊的田野望了一望，然後喚着：

——咪兒！好回來了！
咪兒正在村子外面的田壩裏同鄰村的

孩子玩耍，他聽見母親喚他，也遠遠地提高小嗓子在說：

——我再要一下子就回來，媽媽！

——你好好的要就是了。

他再對咪兒叮囑了一遍，便朝向鄉公所也設在那裏的一叢濃密的樹林維護着的對面那個村子去了。

她這回並不是去見鄉長，而是去會鄉長的叔父許敬都老爺。

提起這位許老爺，差不多這一個鄉鎮的每一個人都很清楚，並且他所給予每個人的印象也都那樣的深刻，他是前清時代的一個邑庠生出身，靠他這種身份——不但這個鄉鎮是獨一無二的，就是整個被繁榮所拼棄的這個縣份也還佔有相當的地位——所以無形中他便做了鄉鎮中的權貴人物。

但因爲他的處境並不是想像中的一般權貴人物那樣富裕的，既沒有一種正當的職業，又沒有半畝田地，在他那應該得些優美的物質享受的年紀，他並沒有享受過，因之他不得不幹些事情，藉以代替他的正當職業。

說起來倒也很是奇怪，大凡這個鄉鎮的人們，無論發生了一件什麼事情，甚至婆媳吵嘴這點小事也罷，他們都要去請求許敬都老爺調解或疏通的，並且不管事情有沒有成功，照例他們還是一樣的會重酬他，像這樣的事實又無形中變成了許老爺的一種外來的職業了。

鍾榮盛的妻子要來會他，也就是爲了這個緣故。

當她見了許老爺的時候，他是顯得那樣慈祥的來接待她。他的額上以及臉的全都刻着那些老年的縐紋的每根上面都似乎帶着善意的微笑。一雙像少年那樣有神而且光亮的眼睛不住的注視着來客。嘴裏是啣着一根大約有三尺來長的菸桿，他把菸桿拿開時，吐了一口痰沫，便開始同來客談。

——你是有什麼事情來的吧？

——是，老爺，我有點事情要來請求你。她說。

——聽說你丈夫要抽派去當兵，是嗎？

——就是爲了這件事情，所以我來請求你老爺的。

——唔。他吸了一口煙，又吐一口痰沫。

——你老爺是知道的，她開始向許老爺訴說：我們一家三口，全靠他一人生活，如果他走了，我們母子怎麼辦呢？娃兒又還年幼……

——娃兒今年幾歲了？

——才滿四歲。她說：我想請你老爺幫幫忙，在鄉長面前疏通疏通，如果可以免役，那是我們永遠都記得着老爺的。

——你知道這是上面的命令，恐怕幫不到忙。

——無論如何都要請你老爺體諒一下

我們一定會重重的酬謝你老爺的。

可以幫得忙到的地方，我都肯幫忙的。

我想你老爺一定可以，在這個鎮上，誰都敬重你老爺的，只要你老爺一開口，就好比聖旨一樣，大家都會遵從，我們還希望你老爺能夠活到一百歲。

啊哈，那日子還長遠呢。

你老爺一定可以活到一百歲。她

繼續說：求求你老爺吧！說起來我們是非常可憐，這件事無非拜托你老爺了，求求你……她差點要下跪了。

好吧，我準定把你的意思轉告鄉長就是了，不過能不能成功，那我不敢負責。

祇要你老爺肯幫忙，無有不成功的。

唔，他又吸了一口煙，然後吐了一口痰沫，說：你回去吧！晚上等我的回信。

——是是，委實感謝得慌，你老爺一定可以活到一百歲。

她十分快活的回到家裏來，把許老爺肯為她們幫忙的事情告訴她的丈夫，這時許老爺得連一點主意都沒有了的鍾榮盛，在他那愁苦和焦灰的臉上，似乎也浮現着一點希望。

四

黃昏籠罩着初夏的田野，那重重被油綠粉飾着的可愛的草地和山林，也漸漸地

披上了灰底灰色的外衣。村屋的頂端纏繞着一縷縷的煙靜的炊煙，被微風牽掛在那悠悠的空間，襯出了一幅耐靜和美麗的鄉村景色。

鍾榮盛的妻子手牽着咪兒站在門外倚望，她無意中似乎也發現了陳現她的四周的一切，都是那樣的安靜。她似乎也同往常一樣，丈夫還在田裏的時候，她必定要等待他回來一同吃晚飯。誰會相信在這安靜的鄉間，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她有點不能放心下去了。她想着：如果以後的那些日子依然能夠這樣安靜的過下去，就是怎樣平淡的過活，也還是幸福的哩。

她和咪兒在門外站了有些時候，看看丈夫還沒回來，也就牽着咪兒走進屋子裏了。

正想把他已經預備好的晚飯，擺在桌子上面，等丈夫回來就好好一同進餐，這時許老爺忽然在門外呼喚着，她即刻跑了出去，熱烈的對許老爺招呼：

啊你老爺來啦，請到裏面坐吧

榮盛在家嗎？

他下午就出去了，還沒有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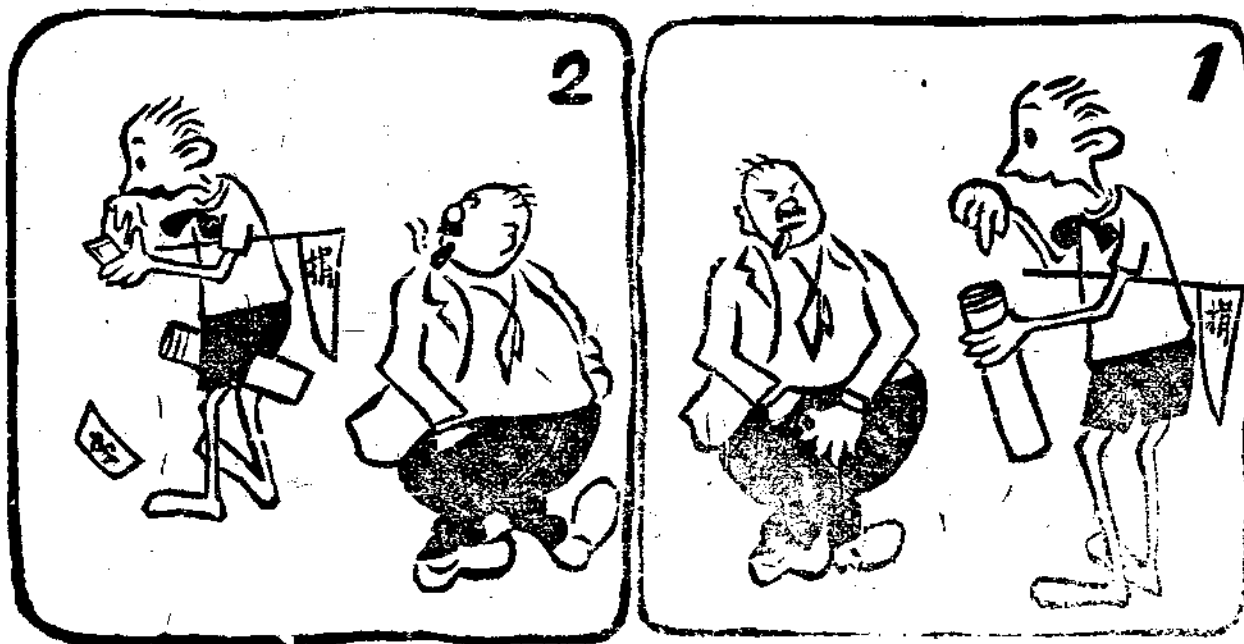
唔，他一定有什麼事情就攔了

我也這樣想。過了一會她又說：

你老爺就在這裏吃晚飯吧？

連說一老K

又一位



——不不，我剛才吃過飯來的。他坐在竹椅子上，便又對咪兒絮絮談着：你今年幾歲了？

告訴太爺，咪兒。

我今年四歲了。咪兒說。

你吃過晚飯嗎？

我要等到我爸爸回來吃晚飯的。

你娃兒很乖。接着他又向咪兒的母親說：我特來告訴你，榮盛的事情，我已對鄉長說過，鄉長答應免役了……

是嗎？她熱情的喚了起來。

我不能騙你的。

那我們真不知道應該要怎樣來酬謝你老爺了。

——這是小事情，不過……

……他說話時，站立起來，在他的耳邊說了些甚麼話以後，接着說：就是這樣吧，我看天快要黑了，我要回去了。

——榮盛回來送你老爺回去吧！

不必，老爺在外面住着。

你老爺真太費神了，我們非常感謝的。

沒有什麼，他說：榮盛的事情就那樣辦好了。

是，我一定同榮盛商量。你老爺好走！

好好，你不必出來。

許老爺走了以後，她在屋子裏幾乎快

活的像女孩子一樣的跳了起來，她連忙把咪兒抱在手上，熱烈的狂吻着，並且連連的喚道：

——咪兒，你爸爸不要當兵了！你爸爸不要當兵了。

過了一會，咪兒忽然快活的喚了起來

媽媽！爸爸回來了呢！

她急忙走到丈夫的身邊，迫切而且愉快的問道：

你今天爲什麼這樣晚才回來呢？

鍾榮盛誠恐妻子會生氣，故意陪笑着臉說：

我從梨園回來的時候，順便到老胡家裏坐了一會，他也是這次抽派出征的，不過……

……他略停了一停，然後又繼續着說：不過他與我的情形不同，他是有三兄弟。

他不是也要去當兵嗎？

是的。

可是你已經不要當兵了哩！

爲什麼？

吃飯了吧！喂，你還不餓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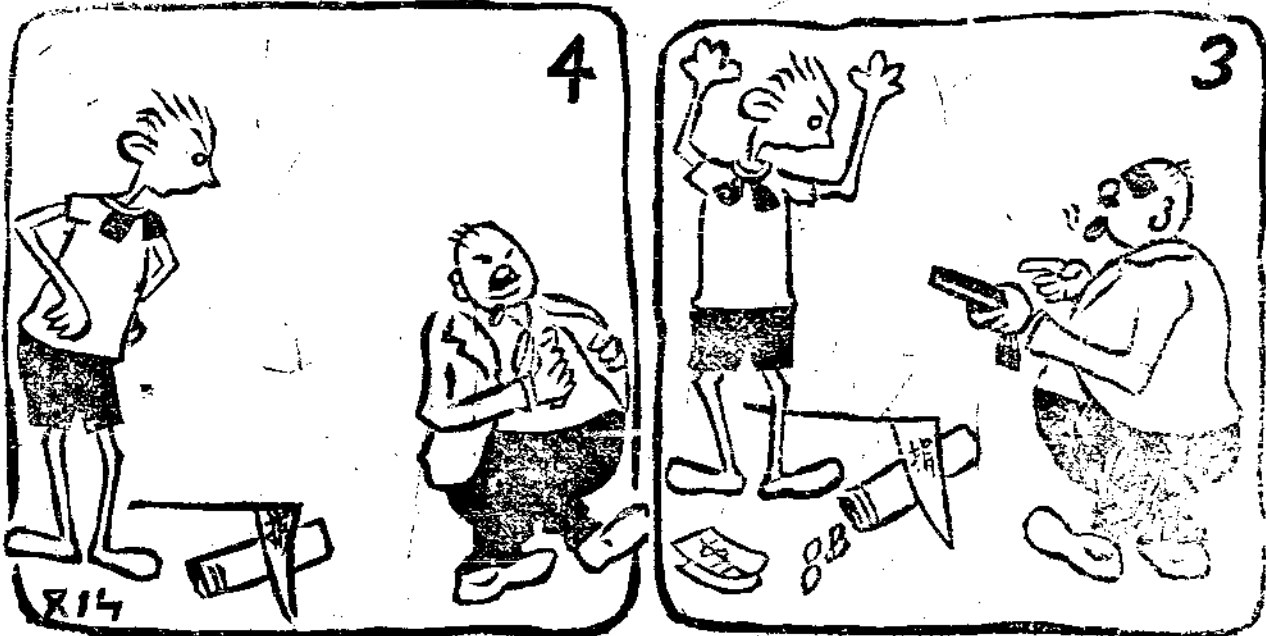
我已經有點餓了，媽媽！

又不是對你說，好吧，你快回你爸爸坐在一塊。

我說你，爲什麼我不要當兵了？

鍾榮盛一邊在吃飯，一邊仍然顯得非

？



△有錢出錢▽

常常喜的在對妻子迫切的追問着。

——你知道我們已經等了你好久了，飯才這樣冷的。

鍾榮盛聽了妻子這樣說，以為她在先所說的那句話也不過是在對他取笑，所以他也不再追問了靜靜地在吃他的飯。

聰明的咪兒每次遇見了什麼事時他都會告訴他爸爸的，現在他又把他今天所遇見的事情向鍾榮盛報告着：

——爸爸，你沒有回家，就有一個太爺來到我們家裏，他說我很乖；我又聽見他對媽媽說，喚你的名字，鄉長就說答應……

鍾榮盛從咪兒這話雖然沒有頭緒的談說中却也了解那話的意思，他重新表示驚喜的望望妻子，妻子便也望望他，並且微微的笑着。

五

——你想想看，我們會拿得出五六十塊錢嗎？

鍾榮盛聽了妻子的報告以後，又不得不得使他苦悶的焦思起來。

——我並不是不知道的，妻子說：這是我爲了你的事情有什麼辦法呢？

鍾榮盛又沉默了。

——我想許老爺也是一片好意……：妻子繼續向丈夫說，但又把話改敘起來

——你的意思是要我把梨園賣給他們嗎？

——那是鄉長的意思，他說：如果我

們肯把梨園作抵押，他願意借給我們五十塊錢。

——你應該知道，那是我們祖先遺留下來的產業，我們祇有一點點產業。

——我怎麼不知道呢？妻子也同樣替着悲苦的心說：若是我們可以想別的法子籌得這筆代徵費，我也就不向你說了。

丈夫又一度的沉默着；這當兒，似乎充分表現着他的內心因感到極端的刺痛，而不安的猶猶起來。

——並且鄉長的意思也不要我們自己去找人代替，一切他都會辦好。妻子又補充了一句。

——那麼……我們只有那樣辦了嗎？……

——祇要你平平安安的在家裏，妻子接着說：就是怎樣窮苦也好，我真不願你會離開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我一想起這事就非常害怕。

這時候，鍾榮盛顯然已被妻子的話所惑；他爲了要保持家庭的幸福，他不能不替他可憐的妻兒着想。他現在也祇有忍痛犧牲他那唯一的祖業了。因爲假如不這樣做，他必須立刻離開他的妻兒，他是知道的，祇要他一離開她們，她們便不能生活。他不敢丟下她們在家裏挨餓，無論如何這是最能激動他的心情的，他沒有勇氣接受。

當鍾榮盛完全被這種強有力的情感激動着時，似乎祇有妻子的話是對的，他覺

得妻子是他唯一的最忠實的人，他現在又不得不對他那唯一最忠實的人吐露着他內心的隱情了，也許這些隱情又祇有她才會知道。

——你告訴他吧：我們現在也祇有那樣做了。

妻子也瞭解丈夫的心意，這件事情完全是自己逼迫他不得已答應的；但爲了要免除家庭中的那種可怖的不幸事件的發生，她也祇有這樣忍心的做一次。她知道這是對不住丈夫的，然而她又有什麼辦法呢？她是不能就那樣讓他的丈夫離開她們。自己受苦都不要緊，咪兒終究也會長大的，獨有那種事情，她害怕，「我寧肯我們在一塊挨餓……呀！」

那天下午，她又去會許敬都老爺。

自然，這事情使許老爺認爲非常圓滿；他立刻引他去見鄉長，鄉長便很客氣的來接待她。

——你回去告訴榮盛，請他明天過這邊來一趟，辦個手續。

——是，我回去就告訴他，鄉長。

第二天一早，鍾榮盛和他的妻子咪兒同到鄉公所去。鄉公所裏除掉鄉長和幾個辦事員以外，還有鍾榮盛那個村裏的保長，並且許老爺也在那裏，他們都似乎預先在等候着。

鄉長首先對他們說：

——我今天請各位到這裏來，並沒有什麼別的事情，就事因爲鍾榮盛這次被抽派要服兵役，但他又出不起代徵費，他自

願把他的梨園來作抵押，要我借給他五十塊錢，所以我特請各位來證明一下。

接着鄉長便又站近鍾榮盛的面前，像審問罪犯似的對他問道：

——你的契據帶來了嗎？

——聽鄉長的吩咐已經帶來了。

——很好。鄉長又向何幹事說：你才寫好的契書拿出來。我們好把手續辦個清楚。

——是。何幹事從辦公室裏取着契書交給鄉長。

——就請老先生同你兩位做見證人吧！鄉長把契書交給許老爺畫過押以後，又轉交給何幹事和保長畫押。

見證人都畫過押了，鄉長自己也簽了一個字，然後便又把契書交給鍾榮盛，並且說：

——你也同樣在上面畫個押吧！

——我從來都沒有拿過筆呢。

——你是說連一個圈都畫不來嗎？啊

——就在上面畫個十字也要得。

鍾榮盛從鄉長手裏接過了一枝毛筆，他似乎覺得比拿一根鋤頭還要笨重，他的手是不斷的在顫動着，始終也沒有勇氣畫下去。

——那麼你還是在上面蓋個手模吧

鄉長捉住鍾榮盛的大拇指，在墨硯上沾了一下，便又把他送到契書上面去。當鍾榮盛驕然想起他祖宗遺留給他的那個唯一的產業從此不再是他的了時，眼淚不由

的奪眶而出。

這時，鄉長又像對囚犯作最後的宣判似的向鍾榮盛說：

——你現在可以免役了。

可是，鍾榮盛像沒有聽見鄉長的宣判。他是完全被痛苦的襲擊使他驟然便得那樣難堪。他的全部靈視都在震顫了。自然這使他的妻子也覺得非常的悲憤，「爲什麼你要去家的田地，反要說人家自願的呢？真正畜牲都不如的東西，倒也做得乾淨……」她雖是這樣悲憤着，但又無可如何，祇好一面暗暗地責備自己不應該上了他們的當，害得丈夫這樣，一面又不得不勸慰丈夫：

——鄉長說你可以免役了，我們回去吧！

當他扶着可憐的鍾榮盛走出鄉公所的時候，那位許老爺也跟了出來，搶功奪錦的對她低聲的說：

——你不要忘記，榮盛的事情也好得我哩！

當時她真想痛痛快快的咒罵他一場，但她立刻又忍住；她也是知道的，如果得罪了他，那一定沒有什麼好處的。

——你老爺不要費心，我們曉得酬謝你的。接着她便對咪兒說：你不要這樣玩皮，你以爲不會打罵你，你就放肆了，如果我真的打起你來，你又怪可憐的。快快學學好樣，長大了就要像許老爺那樣能幹，就不愁沒吃沒穿的了。

其實，咪兒今天比往日還要聽話。就

是往日他雖然在外面玩耍，或者在菜田裏捉叫鷄把衣服弄髒了回去，媽媽也沒有這樣罵過他，他現在聽到媽媽罵他，不知是什麼緣故，所以他向媽媽申辯着：

——我沒有頑皮，媽媽。

她回頭望了一望，見許老爺已經走進鄉公所裏面去了，便又慈和的對咪兒說：

——你很乖的，我不是罵你呀！

這時，鍾榮盛也掉過頭來望了望他的妻子，他對於妻子這意思都能領會。

——那黢黢的老鬼……

有得好幾個月，鍾榮盛一家算是安安靜靜的過着日子。不過因爲缺少了一筆梨園的每年百十幾塊錢的收入，生活自然要清苦多了。

六月的季節正是出梨子的時節，每年這時，鍾榮盛便把自己園裏的梨子摘下來一挑一挑的運到城裏去賣，差不多這個月的大部份工夫都在城裏。每天他從城裏回家來總是很高興的，不管那年底歲梨價怎樣賤，她從不會嘆氣，而今年呢，梨園不再歸他自己所有了，是沒有待到半文錢的代價出賣給人家了，他想起來心裏非常難過。

有一天，他本來不想到梨園去的，但他終於牽着咪兒到梨園去了。那天鄉長正在督率幾個家丁在摘梨子，他見了立刻便他因嫉嫉而憤恨，最後幾乎便要哭泣起來。鄉長看見了鍾榮盛走來，偏又笑着對他

說：

——你看今年的梨子怎樣？還好嗎？

自然囉。

——鍾榮盛祇是這樣不快活地回答着鄉長，便抽身轉回家了。

——爸爸，為什麼我們園裏的梨子要人家去摘呢？

——咪兒很奇怪而且表示團團的問他的父親，他父親把他抱在手上，帶着感嘆的說：

——今年的梨子生蟲，我們才不要的梨子吃不得。

——鍾榮盛聽了咪兒這話，更使他增加一種深深的感慨。他撫慰着咪兒並且悄悄地說：

——你娃兒後聽話。

——過了幾天，何幹事又走到鍾榮盛的家裏來，鍾榮盛的妻子一看見他來便表示着非常可怖和厭惡，他問何幹事：

——又有什麼公事嗎？

——沒有的，何幹事笑了，笑說：我不過是來要要。

——鍾榮盛的妻子才放下了心，便又同他攀談起來。

——上次鄉長代僱的人出發了嗎？

——誰去管他的鳥事，那都是他們的事，我可管不着。

——不是交你去辦的嗎？鍾榮盛也插

着問道：

——我已經不想幹了，我昨天就請了長假，何幹事說：那個×兒子，如果再當兩年鄉長我們都要給他活活的弄死。

——何幹事這話，倒使鍾榮盛夫婦莫明其妙，因為這個鄉鎮的人誰都覺得何幹事是一個最使人討厭的人，平常他總是挾着鄉長的權勢，到處揚威耀武的，誰也不管惹他，而現在他却對鄉長攻擊起來了，這不能說是沒有道理的。

——聽說鄉長待你很好，為什麼要請假不幹。

——還說待我好嗎，那真是活天冤枉。何幹事憤憤地說：比方說吧，前天替他到城裏去賣梨子，累得一身臭汗，連一頓飯都吃不到。

——你替他做了事情，他終酬勞你的。她說。

——莫想酬勞，就是每月應得的薪餉不扯筋就算是對了。那×兒子，不知道苛了好多枉冤錢去，連我們份上也要來打主意，真是該遭天雷打的。

——你們不會告發嗎？她說。

——嘿，你才想得到，何幹事顯然有點氣急了，他睜大眼睛對鍾榮盛夫婦發射着一種可憎的奇異的眼光，繼續用着含有諷刺的口吻說：我現在倒要問你，為什麼鍾榮盛白遭冤枉，你們不去告發他呢？

——你那天不是說他被派服兵役的嗎？並且還催他趕緊料理私事要開差呢。

——我說那是鄉長的命令。

——告訴我，這到底是怎么回事，鍾榮盛也有點懷疑和不安起來了。

——唔，我本來也應該告訴你的，如果我們不把這事情的真相弄清白，難免日後要錯怪我的，況且現在你們就對我懷疑起來了，這是替人受過，太捧不來。

——那麼你說吧，我有什麼冤枉呢？

——是不是我這不該服兵役？或者我把梨園賣給他了，他不去找人頂替，而白白的騙取了我的梨園呢？

——自然，你都想到了。

——是這樣的麼？是這樣的麼？她驚慌的跳了起來。

——怎麼不是呢！難道我還不清楚嗎？

——唉，那真是太冤枉。鍾榮盛聽苦的連連吁嘆着。

——照兵役法規定，你不但現在不該服兵役；而且根本就不該服兵役，何幹事平靜的說：因為你既然沒有父母，又沒有兄弟，你是做了這一家的家長，何況你又沒有適合兵役年齡的兒子，無論徵兵徵得怎樣兇，也不致征到你的頭上來，除非是到了最後萬不得已的時候，或者是出於你自己的願意，但那是例外。

——如果政府是有這種規定，那我到也情甘意願的。鍾榮盛插嘴道：

——不錯。何幹事繼續解釋着：可是你現在白遭冤枉了，你那個梨園真是白白的送給他了。

——這一定是那個絕滅了天良的鄉長

才打這個惡毒的主意，真正要遭天雷打的惡鬼。

——所以我要把事情弄個清白。

——我們不會怪你的，鍾榮盛痛苦和悔恨的說：不滿，我們委實太冤枉了，委實太冤枉了。

——沒有這樣好說，我一定要去同他拚命。鍾榮盛的妻子益發憤怒了，像是立刻就要去同鄉長拚命的那樣急速的跑了出去，但被他丈夫拉了回來。

——安靜點吧，拚死也是沒有用的。

——我要去質問他為什麼要騙取人家的田地，我要去告訴全鄉的人知道他是怎樣剝削人們的。

——據我所知道的，他不祇騙詐你們這一次呢。

——難道說鄉裏的……都願意受他的剝削嗎？他們為什麼不去告發他啊！

——想必你也是知道，無辜鄉裏的人敢去告發他，他也就敢這樣放肆妄為了。

——又過了幾天，鍾榮盛又得到鄉公所第二次徵兵的命令，這一次鍾榮盛的心境却非常安靜。

——他對妻子說：

——遲早我是不能避免的，我可以去

——曉得這樣，我上次不該去向他求情，把梨園白白的送給他，那個惡鬼……

……她說時似乎充分表露着深深的悔恨。但她並不像往次那樣的驚震和不安；顯然他同樣瞭解這事實是始終不能避免的，而且始終是屬於自己的事情一樣。

——辛虧我們已經沒有什麼產業，不然，也會被他們剝削的精光。鍾榮盛說：

——不過那個梨園太冤枉了，他繼續在悔恨着。

——啊啊，不要去想牠了吧！他安慰着妻子：既然他們是成心想奪那個梨園，就是上次應徵出發去了，他們也是一樣的要想法子把牠騙取去的。

——我備太不幸了。她似乎又一度的感嘆着，這其中，自然蘊藏着無限的人生的悲劇。

——過了一會，鍾榮盛又對妻子說：

——還好現在捐開也不必花什麼工夫了，就是秋收的時候比較要忙點，你可以請幾天人幫忙，收到的谷子賣去一點，請人也是要點錢用的，其餘的留到自已吃。如明年你忙不過來，少寫點田種，或者另外找些活路做，橫直咪兒也可以替家看牛了。優待委員會如果有谷子發，多少你都去領。咪兒終要你好好的照顧他。

——你放心，一切都曉得。當鍾榮盛出發的那天早晨，她攜着咪

兒送他到鄉公所附近的那個集合場去。鍾榮盛對妻子的最後的叮囑是：

——不要忘記了，梨園的事情，千萬要告訴咪兒知道。

鍾榮盛這樣說了以後，便隨着鄉村隊伍走上了遼遠的征程。

——媽媽，咪兒忽然嘆道：爸爸到那裏去呀？

——爸爸去打日本鬼子了。

她牽着咪兒遠遠地望着那列開動了的隊伍，漸漸地被遠處的村屋和森林遮掩着的時候，她想回家去了，正在這時，她偶然發現在鄉公所門前站立着一堆人，她都認識，就是鄉長，許老爺，何幹事，同自己村裏的社長，這些曾經在那天同她和她丈夫一齊在鄉公所裏面會着的人證現在都聚集在那裏了，似乎都在得意的歡笑着，這使她非常的憤怒和痛恨！當他想起她的丈夫完全是被他們攫奪去了的那時候，她的全身的每一部份都似乎在爆裂了，於是那無可遏止的仇恨的怒濤，一齊從她的眼眶中冒了出來，她的眼睛在燃燒着，漸漸地，她也就不見什麼東西了。

最後，四歲的咪兒也這樣憤慨說：
——日本鬼子真可恨！

國防的堡壘

你曾經有過
 我的腳印的北四川路，
 在荒冷的夜裏，
 我常常拖着倦倦的脚步
 溜過的市街啊！
 你的濃烟裏像一個
 不及逃走的婦人
 在威脅下被敵人蹂躪；
 一聲炮響翻起身來了，
 你不是羅曼蒂克的神祕之街，
 你是祖國國防的堡壘。
 橫濱橋上我曾搖向春風
 憑倚過的關于燬滅了，
 荻斯威路屋頂上高高插着
 敵人的膏藥旗子的巢穴燬滅了，
 再不聞驚破街心夜空的履聲，
 再不見矮短的影子遊閒走過。
 燬滅了，
 燬滅了，
 到處都是血腥，
 到處都是血跡，
 北四川路，你從此新生，
 你被蹂躪的日子已不知多少年，
 今日，我們再不讓那
 強盜們在此橫行。
 中華的大野
 都揭遍了抗戰的旗幟，
 我們要用敵人的血，
 來寫——「還我河山」
 被敵人燬滅的樓房
 我們要用敵人的屍身重新磊起，
 被炸破的彈痕，
 我們要用敵人的血肉來填平；
 北四川路，你不是神祕之街，
 你是祖國國防的堡壘。

一九三八年八月××月作。

戰鬪吧，祖國！

雙江度

是十年以前的事了。那時候，記得我才十六歲，剛從初中畢業出來。依一般的習慣，是應該繼續讀高中的，但是年青人喜歡亂跳，聽得幾個朋友的慫恿，說是考軍官學校比高中好得多，於是就不顧一切的跑到南京去考軍官學校，由成都到南京，以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尚不能不說是一個長征式的冒險動作；然而，青年的熱力的衝動，終於戰勝了懼怕的心理，由一雙長江的下行輪船，把我送到了南京。

本來初中學生考軍校，是不夠資格，但是借一張高中文憑，就把這問題解決了，最困難的倒是體格檢查，我也就因為身體沒有檢查及格，以致喪失了一切希望，在南京流浪了幾個月，到上海，任上海無聊的住了幾個月，又到南京，這樣的在京滬一帶玩了將近半年光景。因為初次出馬，就嘗到失望的悲哀，所以也不

想再考其他任何學校了，同時，在南京害了一場大病，更使我對甚麼事都不想，結果想到；還是回家去吧！

我的家在四川會理，出川以前，是在成都讀書，所以到南京是由成都動身，沿江而下，現在是在上海，回到會理；唯一的捷徑，是由上海乘船到安南，由安南乘火車到雲南，再由雲南回家，因為會理雖然名義上是四川的轄地，實際上風俗習慣完全和雲南相同，而且由會理到昆明比較到成都要近得多。

在那個時候，我對於旅行毫無經驗，尤其是要經過外國的地方。也就是因為沒有經驗，害怕出岔子，所以離開上海之前，我是盡量的詢問辦理航海和經過的一切手續，經了很多麻煩，花了不少的錢，並且問得清清楚楚（尤其是在法國領事館）沒再有其他任何手續了，才離開上海和一個臨時認得的朋友搭上一隻直航

海防的法國輪船。

聽說海是美麗而偉大的，但是因為我沒有乘海船的习惯，整天都幾乎在嘔吐和頭昏眼花當中的生活，所以沒有關心去欣賞牠。還好，雖然身體吃點苦頭，究竟沒有發生甚麼技術的到了海防。

船抵海防，是在午後三點鐘的時候。我的計劃，是在海防玩一天，搭伙車到河內，在河內玩一天，再轉車到昆明，這樣，總計半月之內，就可結束我這旅程了。我的心裏在這樣盤算的時候，船已經靠了碼頭，旅客們負負的上岸去了，我也就和那個朋友，加入旅客的行列中，向岸上進發。在船頭上，站了幾個不知是兵還是警察的法國人，在檢查旅客，那面孔雖然很嚴肅，但在我的前面的幾十個旅客當中，都沒有發生問題，簡單的問答了幾句之後，就很順利的通過船頭到岸上去了，於是輪到我，這當然是同樣的沒有問題，我想的話。殊不知於我發生了問題：當檢查的問了我的名字和護照號碼之後，好像早就準備好了的樣，把我往側邊一推，後面的旅客依次上前一個，我馬上被帶進原船上的一个小屋子裏了，真明其妙的過了兩個鐘頭，船上的旅客大概都走了，才有兩個水手模樣的人，開門進來喊我出去，我以為是把我弄到什麼地方去審問，問清楚了總可以上岸的，那曉得他們是把我從這間屋子帶到另一間屋子裏，這時候，我感覺有點恐慌和憤怒了，我大聲的問他們究竟我犯了甚麼罪，而兩個傢伙，根本不理我。我看到他們在鎖門，就拚命的想衝出去，結果，是我臉上挨了兩記耳光，依然被鎖在這船上的牢獄裏。

我在船上整整的被鎖了一天，也就是整整的餓了三天，始終不知道爲什麼不能上岸，也沒有誰來望我一次，「我犯了什麼罪爲什麼不審問一下呢？有什麼不合手續，爲什麼不告訴我如何來補清這個手續呢？根本沒人來理我，就讓我餓死在這船上嗎？這是一個文明國家應該有動作嗎？假使餓死在這船上也有人知道這裏有我這樣一付枯骨嗎？世界上是否只有我一個人遭受到這樣的虐待呢？我曾經聽說過帝國主義這個名詞，難道就是帝國主義嗎？在帝國主義者的心目中，我也算得是一個人嗎？我不算

人，誰算呢？英國人？美國人？哦，我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是人嗎？爲什麼？……」在這三天當中，我想到很多問題，這些問題是一個幼稚的少年在平時很難得去想像的，這時候，假使我有一隻手槍的話，我一定要打死幾個這樣不通人性的惡鬼的。

第三天，夜裏，離開上海認識的那個朋友，出乎意料之外的來看我，他說他當時是站在後列中的後面一點，我被留在船上，我的護照上的像片不符，這不是一件什麼了不起的事，但是我們中國人因爲自己的國家太弱，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照例要受氣的，因此就好像弄得很嚴重了，不過外國人講手續，同時也要錢，只要能夠找保人，繳罰款，我立刻就可以上岸去的。現在這兩件事，他都已经幫我去找華僑會長辦妥了：保人就是這會長負責，錢的事，也由會長介紹一個華人旅館，先向他借錢出來繳足罰款，我出來了過後，就住在那旅館裏，打電報回家，匯錢來還債和做回家的路費。

我懷着過分感激的心懷，握住這朋友的手，半天說不出話來，在這裏我真切的看到帝國主義者發露的面孔，清楚的見到國家界線的洪溝，親切的感到同胞感情的偉大。

在海防住了一个星期，使我有機會更深刻的看見我們中國人和其他的外國人在別個國家裏所受待遇之懸殊，尤其是安南同胞所過的生活爲無限的凄慘，我不願意多看這種不平等的情形，家裏的錢一兌到，就馬上離開海防；懷着滿腔悲憤的情緒，搭車北上，回到祖國的懷抱。

這是十年以前的事了，十年的光陰，過去得那樣匆促，也過去得那樣偉大，由這十年，過去只有屈服而不能抬頭的我們的國家，現在已經更生長起來可以與帝國主義者抗拒了。

民族解放戰爭爆發兩年了的現在，因爲一點必要的事務又來到海防，在還沒有進入安南境內的時候我就早準備着再忍受一次異族的蔑視和凌辱，因爲負着一種比較特殊的任務，不能不假道那裏，因此也就不敢咬着牙根忍受，然而事實上又出乎我的理

想之外，同是那些地方，同是那些人，十年前對我那樣的傲慢可惡，而今是這樣的客氣了，在安南境內的任何地方，我都沒有受到一點麻煩，而且還享到很多自動的幫助，在火車上，在旅館裏，在咖啡店內，只要有機會談到我們抗戰的事實，我就會看到很多對我肅然起敬的面孔，以前在安南境內的同胞，是那樣的陰險的可怕，而今也活躍得多了，現在，我感覺到：中國人已經能夠在外國人的眼光中佔據一個「人」的地位了。

這是抗戰兩年來的收穫，我想，我相信。

我們要繼續作人，要繼續生存下去。
戰鬥吧，祖國！
永遠的戰鬥！

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於安南海防

稿 約

一、本刊的來稿，請用鋼筆或毛筆，寫在稿紙上，字跡要清楚，不可潦草。二、來稿請寄本報編輯部，不寄他處。三、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以便通訊。四、來稿請註明地址，以便寄稿。五、來稿請註明日期，以便刊登。六、來稿請註明字數，以便排版。七、來稿請註明體裁，以便分類。八、來稿請註明標題，以便醒目。九、來稿請註明內容，以便審閱。十、來稿請註明署名，以便負責。

本報地址：重慶市打銅街。電話：二一〇。

洪流 (一)

(二)

李子華

轟隆轟隆的砲聲，現在仍不時從這古城的西北郊原，繼續的傳來，這在近兩月以來，每天慣聽的，古城的一切人，起初很關心祖國的國軍在這古城的四周抗敵的戰事消息，可是在三四週以前，這個歷史上數代建都的舊時京華的故都，已經蒙塵為狎獵的侵略者的敵騎竊據了，因此這古城懷抱內百萬以上羔羊，由熱烈的切望，抗敵的勝利，結果變為極端與這種熱望相矛盾的事實，他們的熱情，好像都冷了下去，為失望的悲哀，充滿了他們每個人的內心；同時敵人已經佔據了這個歷史上的古城，這百萬以上的羔羊的命運，都操在「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敵人手裏，恐怖也佔據他們每個人的衷曲，但是有什麼辦法呢？一切都聽天由命，雖然每天聽着傳說，某人被捕，某人被殺，其家被劫，某戶被焚，但是這百萬以上毫無武裝組織的羔羊羣，你能怎樣掙扎呢？一切都聽諸命運，聽這古城末日的命運。

相互間可以看到他們每個人內心的惶恐，從他們「有諸內必形諸外」的面容及行動倉皇的表情中，很顯明的表現出來，例外的只有初貴與志祖這好，他們相反的表现得異常的趾高氣揚的得意與活躍，可是這種出賣民族出賣祖宗的廉恥道喪喪心病狂的人，究竟還是僅佔絕對少數，其他大部的人們，——不，簡直變成了羔

羊，消極的仍只聽天安命的委諸命運，命運是他們的主宰，命運支配着他們在這古城末日中生活的一切，雖然砲聲與槍聲，在這古城淪陷後三四週來，繼續的仍在古城的郊原傳來，但這是兩月以來慣聽的，況且目前在他們、砲聲與槍聲的刺激，勝不過他們每天所見所聞傳來的惡消息更恐怖，更惶惑。

黎克儉坐在一輛人力車上，內心似乎壓住一塊大石，兩支眼睛隱隱露出恐怖的表情；同時也像在深深的沉思，注視着這年齡老大而跛脚車夫，一步一步的在這冷清的景山的大街拖曳着前進。

以前在這種寬敞而修整的柏油馬路上，往來汽車，人力車，多如過江之鯽，現在是冷落了，除了黎克儉一輛跛脚的往西去的車外，并不曾看見第二輛任何車子來往，兩旁的人行道上，可以數得清的有幾個人來往之外，還有沒精打采的以前是雄糾糾的身佩手槍威風凜凜的而現在改持着短木棒萎靡不堪的站崗警察，此外甚麼人也沒有。

五點多鐘時候的斜陽，依然顯露着一角以及景山山頭上的亭閣，依然傲岸的踽踽着；斜陽的餘暉，投射在牠們上面的金黃色的琉璃瓦，朱紅飾漆的柱子與牠們上面的畫棟雕欄，襯着紫城雉堞，景山周圍的紅牆，及紅牆內景山上的秋林老樹。

格外顯出一種極莊嚴極和諧極壯麗的色調來。是的，同時帝王宮禁，偉大莊嚴，荆棘銅駝故宮禾黍之感，本來也就够人尋味了，何況「黃昏胡騎塵滿城」的今日，舊時京華，淪為敵騎佔據，那能不更使人興慨「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耳」之感呢？真是「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對景傷情，豈僅是供騷人墨士憑吊寄慨的嗎？只要有靈魂的人，撫今追昔，都會於既興無窮感慨之餘，繼以悲憤，覺醒他們對於國難所應盡的負責心吧！

黎克儉坐在車上，轉移他注視車夫的目光，向着這冷清清的道路望去，又望望宮禁的角，與高聳景山上所有的一切，暗暗的嘆了一口氣，依然無聲無響的默然呆坐在車上，他那跛脚車夫，依然氣喘喘的一步一步向前蠕動着。黎克儉本來心內有事，去踐約一位朋友的約會，商討如何脫離虎口回南的辦法，但是遇着了這樣一個跛脚車夫，明知道這樣慢慢的趕去，是要錯誤約會時間的，但他也不打算另換車夫，而且在這冷落的道上，也不能另外僱得一輛車子，所以他依然聽從這跛脚車夫蠕蠕而行向前踐着；同時也因為這故都北平，太莊嚴壯麗而可愛了，在短期內就要離去，他也貪愛着這兒「自古帝王州」的一切風物，就讓這個跛脚車夫慢慢的行進，還可以藉此多得一刻時間來欣賞這故都的風景，也算得計，何況這種車夫，也是百萬以上羔羊羣中的一個，冤死狐悲，還物傷其類，那能同在這古城末日，遭受

同樣命運的民族相煎以忤逆於人呢！所以黎克儉就聽他，也并不催他。

車子經過北海公園前門，圍城金鑿玉的砌玉大橋，一切都表現莊嚴壯麗，黎克儉坐車經過大橋時，望望城外遠山，望望北海和南海的一切巍巍雄麗的宮苑，依然無恙，北海與南海由萬頃綠荷，在習習的晚風中迎舞，俯仰自如，一陣陣的荷香，沁人心脾，他陡然想起北宋末年，金人因為文人的描寫「華夏風物的綺麗，有「三秋桂子十里荷香」的句子，遂引起金人與師向鼎中原的企圖，現在北平的三海的萬頃綠荷，其香何啻十里，「三秋桂子」的桂子，也在這兒正是飄香的時候，這一切是多麼綺麗可愛，但是現在呢？還不是被我們敵人攘奪去嗎？他不敢再往下想去，同時也像貪戀似的，頻頻顧望着這莊嚴壯麗一切，也許同樣的由他對面來的經過了幾輛車子幾個人，或者從他後面趕過了他更快好幾輛車子幾個人，但他並沒有注意到，甚至郊外傳來的砲聲與槍聲，也像沒有聽到一樣。

總算他的跛脚車夫有能耐，把他拖曳到了他所要去的目的地，他順手從袋子裏掏出約莫有一角錢的銅子，給了車夫，自己踱了下來。

他踐到他朋友住的地方的大門，輕輕的在大門門鎖上叩了幾下，一會兒裏面出來一個大約上五十歲左右的傭婦，這是黎克儉常來所知道的是他朋友祝晉秋所借住於他朋友處的傭婦趙媽。

「祝先生在家嗎？」他打算就這裏跨進去。

「啊，祝先生嗎？他已經出去了，才去不久，他告訴我他法廠甸電話局會姓吳的朋友去了，他說過黎先生來時，請黎先生回家去等他，他到電話局去不久即到你家裏來的一她一面說，一面站在半開的門中間搪塞住去路，兩支手托在兩扇門上。

黎克儉聽了老祝不在家，心裏老大不高興，但是一看錶已經六點半鐘，錯過了約會時間有一刻多鐘，當然不能責備人不在家裏等候。

「好的，我還是回家去等他。」他表示他已無再進門去的必要，掉轉頭就走，這樣踐到街心，回頭看時，那家大門已合上，隱隱聽到門栓的響聲。

時間快近黃昏了，夕陽已經落進了地平線以外的山下面，天空疏疏落落的稀薄的白雲還顯示出淡紅色的夕陽的餘暉所投映的晚霞，黑暗已經開始布下她的網子，快要馬上籠罩着或者要吞滅了這個宇宙，光明已只剩最後的餘暉，一切已顯著的呈現出黑暗的魔力，這是古城末日一切的象徵，光明只於期於未來。這兒已變成罪惡淵藪的地獄，黑暗擺佈了一切，支配了一切，黑暗的魔力，主宰了一切。

黎克儉也不打算從原來的道路乘車回去，因為這一段路程，冷清清得可怕，據說敵兵一到晚來，就在這段路上佈置警戒阻

劫行人，他率與繞道西四牌樓去乘電車到東城，再坐人力車回家。

當他這樣決定他回家的路線時，信步走着，還見到適纔拉他的那個跛腳車夫，在那道旁坐在他停下來的那輛車子的踏脚板上喘氣。

「先生！我再揸你老回沙灘三眼井好嗎？」

「不，我還要乘電車到別的地方去。——他竟目去了。」

他從西四牌樓乘電車到東城王府井大街口，下了電車，順便他又到了東安市場買了一點小孩糖果及玩具，觀光這古城包羅萬家的東安市場，這條大街。市場，在通明的電炬輝煌下，似乎不減兩月以前的繁榮，只是每個人有副難以形容的苦臉表現在着深沉的惶恐。是的，雖然敵人勢力佔據了這古城，已有一月的時間，還沒有遭受到怎樣更壞的惡運，但是城外的砲聲，依然斷續的傳來，不會使他們忘壞將來總會有的那樣一天；現在正是遠去可高枕不能不叫他們提心吊胆呢。

黎克儉回到家時，已經八點一刻鐘了，祝晉秋已先來到他的家裏，和他兄弟黎克誠在那間客室裏坐着相互在交談關於他們所聽聞來的傳說。

「老祝！你準備得怎樣？可以坐車子到天津嗎？天津有南航的船，容易買到船票嗎？幾天以來你得到的關於交通情形的消息怎樣？」黎克儉跨進客室，見着祝晉秋在座，就一連串的

問着祝晉秋，面部表情似乎企望一種好消息的到來，表現得非常沉滯而緊張。

「準備甚麼？路費嗎？我還要到城外燕京大學朋友處去借錢去，大概不成問題；由北平到天津火車自然是通了，但是沿途敵兵檢查非常嚴，青年模樣的人，是他們最注意的目標，常有被逮捕的危險，再說天津到青島或煙台吧，那大我們不是都看見平津泰晤士報與華北明星報兩種英文報紙所載的有通統的消息嗎？可是是否容易買票，很不易打聽到真消息，天津又沒有熟識的人，就是去天津，要是買不着票，在租界裏旅店住着老等，那不是一玩的，那樣就非有充足的旅費準備，不敢冒這樣的危險，而且北平到天津，車雖然通，是否安全，還不能說，我看我們回南的計劃，應得多多的考慮，同時沿途交通情形，也要清楚明了後再定，不要太冒險了！」祝晉秋拿着一支燒着的香煙在一旁斷斷續續的用他那老改不掉四川土話的音調，拉長了慢頓慢頓的說：

「儘管到天津的路上有困難，但車是通的，我們也得想法走，不管天津南去逃亡的人如何多，如何擁擠得不易買到船票，但我們也得冒險走，天津太古怡和兩公司的商輪南航這是千萬萬確的事實，英文報上廣告，不會騙我們的，而且就在下週，九月十二日，

就有太古順天號輪船開香港，上海青島煙台等地都賣票的，我們最好去趕上這個班期的船，我們不能再久候了，無論如何，也得想法離脫這個樊籠，我主張到了天津再說，在天津守着買船票，比在北平呆坐着強，而且天津租界裏是比較安全，租界裏旅店租錢雖然想像得到的高價，但這種錢也沒辦法可省下，北平坐着不還是要用錢，而且用一個少一個，匯兌又不通，那不更糟？黎克儉顧慮他的妻子和他未滿週歲的嬰孩，及他的弟弟一家四口人，在將來北平坐困生活不是辦法，很性急想回南，脫離這地獄寧願冒險早走，而且又為他是以前的中央派到北平某機關工作，北平失陷了，他也不敢而且不願再在北平淡好羣中生活；更使他怯懼的怕有一天會被敵兵逮捕遭受不幸的結果，所以他主張迅速的走。

「早走才是最好的辦法，這裏不能再住下去了，要不然也許就在北平即有危險發生，聽說許多人也已被逮捕。」黎克儉的妻子李瓊英抱着未滿週歲的嬰孩，從他們的寢室裏踱出來，加重語氣贊同他的丈夫的主張。

(待續)

伊蘭布倫（一） 斯 因

“我要出發了，伊蘭佈倫，
 哦，你聽，我的戀人！
 那是成吉思汗的鼓手，
 敲起了這悲壯的響聲；
 千百年前——那些不朽的日子裏，
 他曾隨帶這面勝利的戰鼓，
 參與那光榮的遠征。
 日以繼夜的，他敲着，
 長遠的敲着，自始至終，
 那響聲便傳遍了地球的全面；
 海，湖沼，歐羅巴的大陸，
 西比利亞平原。
 並且，所向的一切，
 全被這響聲驚動；
 從荒蕪敲起了世紀的光榮。
 至今，那顯赫的造價，
 仍然一串串給予我們驕傲的記憶；
 我們隨時爲這些歌頌，
 別的人們也一樣爲這些歌頌！
 於是我們熱烈的呼喚着：
 那長遠的過去是怎樣的光榮呀！
 這回，啊，我的伊蘭佈倫！
 他又響起來了，
 這回響的是民族的戰鼓，
 是祖國呼吸着艱危的時候；
 她又響起來了，
 她是怎樣的悲壯呀！
 現在，我要出發了，
 親愛的伊蘭佈倫，
 我要……啊！準定……”

二
 喀爾格巴圖，他，
 一個漂亮的臉孔，
 英勇和熱情
 全顯露在他那閃爍的眼睛裏；
 他穿着騎士的戎裝，
 是一個勇敢的東方的騎士，
 少年的哥薩克。
 在他前面，站着一個嫵媚的，
 果敢的，溫柔而且健壯，
 那是蒙古利亞的典型少女，
 伊蘭佈倫——
 一個美麗的女人，
 他望着她，凝想，
 暴欽的擁吻；
 這暴欽給了他溫存，
 給了她，生命的歡潤。
 他們須要這暴徒似的
 愛的狂流，
 來撫慰他們寂寞的心靈。
 一瞬間，他們便都要寂寞下來，
 也許是罷，僅僅是這麼一瞬，
 這是多麼可貴的時間。
 “啊，伊蘭佈倫，
 我要出發了，親愛的……呀……
 ……我要……啊！”

三
 “你去吧，喀爾格巴圖，
 爲了祖國，我愛，
 你勇敢些吧！”
 伊蘭佈倫說了

（未完）

血腥的日子

憶濤

——為本刊紀念「九一八」而作——

一年三百六十日，「八年了」！這該不能算是一個很短的日子？

儘管敵人怎樣的壓迫，欺騙，然而到如今，那鴨綠江畔，長白山頭，還有我們的健兒在那裏浴血奮鬥，這正表示出中華民族的偉大神精！現在，四萬萬五千萬顆憤怒的心，正在和敵人清算四十年來的血賬，凡是中國人——除當漢奸的——都應該勇敢沉着，站在自己的崗位上來努力！來和敵人作殊死戰！

說到這裏，就想到在抗戰期中我們文化人，（意義太廣，似乎應該說文藝工作者。）究竟應當做些甚麼事？

我們先來檢討一下，抗戰兩年來做了些甚麼？不錯。在書店中，在雜誌上，在報紙副刊上，我們可以看見很多小冊子，通信集，隨筆雜感之類的東西。如果用圈外人（？）的眼光來看，似乎是琳瑯滿目了，可是無容諱言的，無論從質與量方面講，都很貧乏，不說沒有像德國雷馬克「西綫無戰事」，法國 ANDRÉ MALRAUX 的「人的希望」之類的偉大作品出現；就是比之被日本軍部所御用的一批無恥文人的努力還不够！這真使我們警惕，也真令我們慚愧！不過，偉大的作品是不能草率而成的，也許有些人正在寫作，或正在計劃寫作中，那我們熱烈地期待它的產生。

幾月前，梁實秋先生編中央日報副刊，爲了「抗戰無關」的一句話，引起了大家的責難，我們對雙方方面都不敢附同。記得兩年前在上海時，矛盾和魯迅兩先生正鬧着「國防文學」與「大眾文學」的問題，郭沫若先生曾說過：「不必一定口口聲聲喊東北，說戰爭，才算是「國防文學」；也不一定開口講農工，開口講民衆，才叫着「大眾文學」。（大意如此，手邊無書，原文無法參攷。）同樣地，我們認爲也不一定除了寫戰爭，寫游擊隊之類而外，就說它與抗戰無關，因爲抗戰是多方面的，除「軍事第一」的原則以外，無論在前方，在後方，凡對抗戰與建國有關的現象題材，都可以作爲我們寫作的資料。

東北的淪陷已整整八年，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悲痛，尤其是東北同胞，一所見「打回老家去」的歌曲，更不能無動於中；在此，我又連想到作家的態度問題。到成都來，在偶爾一個機會裏，會見了東北作家 X X，年紀是那樣的青，但相反的，態度却是那樣的驕傲，我當時就感到無名的失望，一個人只有點小小的成就，就目中無人的自大起來，那是不應該的！中國有句俗話，說是「做到老，學到老」人生永遠都在學習中，我們做文化工作者，更應當抱「深藏若虛」的態度才對！

本刊在草率中與大家見面，恰逢着這個悲痛的紀念日，謹先在此表示一點我們的哀思，并隨便說說同人們對於文化工作的一滴意見和態度。

（八月二十三日）